

九龍照舊



▲約一九二二年的油麻地街市。這裏是傳統華人社區，亦是相對較窮困的區域

《九龍照舊》作者許日彤熱愛收古藏舊，更不倦於翻查文獻，這次他從收藏品中選出近二百幅的九龍舊照，部分更是初次出現的罕有珍藏，反映出二十世紀初至六、七十年代的九龍面貌：移山填海如何見證整個九龍半島的發展歷程、油尖旺的街道變遷和古蹟保育，以及孕育出獅子山下精神的東九龍；還有歷盡難民潮的調景嶺、石硤尾和西九龍一帶的地區，讓讀者重新體會上一代人的艱辛和奮鬥歲月。

九龍舊相難收集

許日彤於二〇一四年曾出版過《香港照舊》，原以為這次撰寫《九龍照舊》雖未致駕輕就熟，但亦應略見輕鬆，哪知一經開始，才發覺無論在圖片以至資料搜集上，均較香港島困難得多，特別是二十世紀初或之前的九龍區照片，除個別已經多次公開者外，簡直是鳳毛麟角。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，是因為當年的香港經濟重

心以至居民都集中於港島，而九龍半島除了尖沙咀一帶屬軍營和洋人的別墅區域外，其餘各區大多仍處於半鄉郊狀態。

然而在徬徨之際，許日彤翻箱倒籠尋找舊藏資料時，才發覺原來被自己遺忘了的九龍照片亦不在少數，加上後期的搜集，終於達到他心目中希望展示具質素照片的數量。更幸運的是在徵集照片過程中，偶然地收集到一組罕見的九龍城和深水埗區照片，這些照片展現了這些地方二、三十年代時的面貌，更能呈現出到當時的民生狀況，包括近距離看到在九龍城寨城牆下取景拍攝電影的情況。

五個章節 分區介紹

《九龍照舊》一書分成五個章節，分別介紹「尖沙咀、佐敦」、「油麻地」、「旺角、太子」、「東九龍」及「西九龍」。在介紹「尖沙咀」章節時，作者詳細解讀了它的歷史。



▲《九龍照舊》於二〇一六年三月由中華書局出版

你可能很熟悉香港尖沙咀的廣東道，也很熟悉旺角的鬧市，也曾去過黃大仙，但你是否知道幾十年前，甚至一百年前這些地方又是怎樣的呢？香港中華書局三月出版的新書《九龍照舊》，用二百多幅罕見的珍貴舊相片，帶你穿梭九龍的大街小巷，在現今與歷史的交錯中，進行一場時空穿越。

偉 森

穿梭時空



▲一九五一年，油麻地眾坊街的光明戲院和相連的第一新戲院，當年正在上映吳回導演、張瑛主演的《福至心靈》，這裏今天成為了油麻地賽馬會診所

速發展，各級酒店和商店也相繼大量出現，加上海運大廈於一九六六年開幕，從此奠定了重點遊客區的地位，並為七、八十年代尖沙咀的高速發展打下了穩固的基礎。

油麻地原稱「麻地」

油麻地原稱「麻地」。清代以前，漁民已聚居形成小村落，以榕樹頭一帶為中心，並常於此地曬麻纜。後來，隨著居民增加，小海灣逐漸發展為市集，以售賣桐油漁具為主，「油麻地」一名亦由是而來；又因油麻地地處海旁，方便運輸，故亦曾於二十世紀初年成為木材加工和集散地。油麻地旁有一座小山丘，開埠後被稱作皇圍，當年十分荒蕪，曾被用作英軍練靶場，亦曾作為處決海盜及就地收殮之所；二戰後由政府建成裁判法院、伊利沙伯和陸空醫院等一系列的公共設施。

旺角古名芒角，以其地形如牛角向海上伸出，加上芒草叢生故而得名。一直以來此地均為傳統村落，居民多以種植蔬菜為生，西洋菜街和通菜街等名稱即反映了這裏初期的狀況。九龍「租借」後，英國人開始發展西面沿海一帶，名稱亦由芒角改為旺角，並開展了一系列的填海工程，加上避風塘的設立聚集了大量的入流，從而亦帶旺了整個地區。

隨著二十世紀初田地逐漸被填平，旺角漸被發展成為小型工業區，黑布街、染布房街、洗衣街這些街名均標示了當年該地所經營的行業，其中煙廠街所在更曾坐落着巨大的東方煙廠，一度成為了旺角的地標。二戰之後隨着本港的經濟發展迅速，一九六〇年代起彌敦道沿線商業活動更是一日千里，時至今日更成為了舉世聞名的黃金地段。

時光變遷，今時今日的香港，或許已經沒有多少東西可「照舊」的了。變的變、拆的拆，唯獨舊照片不騙人，把隱隱守着的舊街古建、珍聞軼事，「照舊」呈現在我們的眼前。



▲一九四五年末，從高處下望上海街，拍攝位置靠近山東街，今天同一地點已成了旺角最大型的商場「朗豪坊」



▲一九三〇年代初的九龍寨城。當年曾在此處取景拍攝大型電影，剛被途經的英國遊客拍下此照，留下了難得的歷史見證



▲約一九五五年的調景嶺全境。圖中所見當年社區雖只屬草創階段，但亦可算是初具規模，教堂、學校、球場、碼頭均已建設

周潔茹的《島上薔薇》

邵 棟

周潔茹回來了，帶着長篇小說《島上薔薇》，不期然地來到了公眾視野。雖然沒有過多的媒體宣傳和話題炒作，但她默默寫作的成果，無疑給評論界和她過去的讀者帶來不虛的驚喜。

作者心中秘密花園

周潔茹的《島上薔薇》記敘了女主人公在中國的少女時代，以及青年赴美與友人的訣別與流散，而在她愈加漂泊的旅途之中，林林總總的人物來了又走，人情世故與風景流轉，幾番如夢似真的閱歷，卻像一生那樣長久而短暫。可以說這是一部記錄成長的私人日誌，而同時又是一部流散異域的女子群象與心靈史，她用細膩敏感的文字描繪了走進主角生活，久遠常駐的或者又消失了的形形色色。她為自己書中那一個個面目清晰，性格各異的女性角色用毫厘細筆勾畫出了極其生動的畫像。這些一

個個呼之欲出的角色編織了整個小說，她們獨立成章卻又無處不在。她們在美國乃至在香港的故事好像鑽石的個個切面，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位置，放射出別樣的光芒。

周潔茹的《島上薔薇》並不是一本簡單的私小說，除了作者一貫的敏銳細膩的個人體驗之書寫外，她在小說中營建了無數碎片化而極具象徵和畫面性的場景，同時將眾多鮮活立體女性人物安置其中。正如小說章節名多以女性名字命名一樣，小說在面貌上也以小說人物為單元，但又不互相孤立，穿插隱現。不論是少女時代的小可、蝴蝶和絲絲，還是在美國認識的婷婷、翡翠等人，都在錯置的時間線下來來往往。這樣的寫作形式與普魯斯特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抑或胡安魯爾福的《佩德羅·巴拉莫》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同樣是細膩逼真到了極致的感知與場景，周潔茹是對自己心中秘密花園的一次重新探索與追憶，在她離開中國遠渡

美國，乃至後來旅居香港的十多年中，這座花園始終都在，而重臨之後，往事依稀映上心頭，而此間枯榮變換、盛衰興廢，正是作者恰有感懷的。

回憶往事傾訴療傷

周潔茹的歸來不是對於九十年代自己成熟風格的重複，相反，在對自己成長的記錄之外，她還平添了更多的思索，而回憶是需要勇氣的，她坦然面對失去的過往與割斷的情緣時的果敢，與她的歸來是如出一轍的。她將自己的夢境記錄下來，而答案並不在逃避中獲得，回家，回到自己的秘密花園，直面事實與時間，提筆書寫有夢的女人，這就是她的選擇。而時移勢遷、情懷嬗變，周潔茹在《島上薔薇》中展現出了龐大的寫作氣象。

然而，回憶的過程始終是痛苦的，寫作本身又何嘗不是如此呢。周潔茹這樣說道：「我

看到了時間的相貌，它是一個金屬的大嘴，尖利的銀牙，咬起東西來非常快。這半部電影讓我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以為時間就是一個金屬嘴。美國是一個時間洞，我們在進入的時候睡着，幸免於難，金屬嘴在我們的心留下淺月白的印，卻沒有破壞我們的容貌。」

《島上薔薇》所着重描寫的就是這些流散異國的女性身上，時間、記憶給她們留下的「淺月白的印」。這種隱形的、破壞性的痕跡，為外人所不可見，但卻能給主人公們留下長久的心理創傷，而作者的書寫過程也許正如主人公的敘述過程，是帶有自我傾訴和自我療傷的功能的。周潔茹十多年前最後一部小說《中國娃娃》裏，那個流浪的小孩，最後留在時間的縫隙，找不到回家的方向。而《島上薔薇》就是對過去的作者，以及失去的青春的最好回答。



▲周潔茹長篇小說《島上薔薇》封面